

今日評論

期五十二第 卷四第

這一週

大戰的趨勢

今日的自由主義

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

從語言的習慣論通俗化

紀磨血老人胡子鏞先生

錢端升

王贛愚

羅隆基

王了一

沈家球

版出日二十月二十年九十二國民

類紙聞新類一第爲認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這

日寇外相松岡於本月九日接見全體外籍記者時，發表長篇談話，故重講三國公約，以求討好美蘇兩國。松岡前倨後恭的醜態，全形畢露。松岡今日這種舉動，原因簡單而明顯。第一，這是美英蘇三國最近一致增強援華政策之影響。昔日松岡發表談話，謂對美國不惜一戰，本是空詞恫嚇。日寇又何嘗不知自身力量不堪美國之一擊。惟其中乾，因故作外強之表示。待日寇承認南京僑府之後，美英立即以鉅款貸華，而蘇聯亦嚴正聲明不轉變政策。日寇知美英蘇有打擊日寇決心，松岡自知空詞恫嚇將為弄巧成拙之局，故不得不去倨從恭了。第二，這是日寇盟友莫索里尼最近在希臘與北非吃了敗仗的影響。日寇簽訂三國盟約之時，自以為結交了兩位力士鏢客，從此可以放膽無忌。誰知羅馬這位鏢客被人一擊而敗，今竟有自顧不暇之苦情，保鏢者且不自保，安能保人。日寇恐慌，自在意中。這又是松岡去倨從恭之苦衷。惟松岡曲解三國盟約之談話，結果是捉襟見肘，欲蓋彌彰。松岡說，三國盟約之條文，倘德美發生戰事，美國非侵略國，則日無參戰義務。試問，倘為日寇盟友，德美果有戰事，日寇果肯認德國為侵略國耶？日寇認美為侵略國，乃必然之事。果爾，則日寇自然對美作戰。且一旦美日發生戰事，日寇當然認美為侵略國，自然要求德美參戰。日寇簽訂三國盟約之意又何嘗不在此？然則所謂三國盟約非對美者又何詞解釋？松岡欲為之詞，而不能自圓其說，徒作前倨後恭之醜態，慘矣！

義國軍隊在阿爾巴尼亞境內已接近全部被希軍殲滅之期。正在這時候，非洲義軍又在沙漠中發動對義軍大規模的反攻。非洲義軍戰事從本月九日發動，十日義軍已被俘四千。十一日則被俘者近萬。十三日則義軍被俘者已逾二萬，內有軍團長一人，師長二人，亦做了階下囚。十六日且傳被俘者

已達七萬五千人。而義軍佔據數月之索倫亦被英軍克復。莫索里尼的黑衫軍實際是望風而逃。義軍這樣一敗再敗，不只莫索里尼的威望掃地無餘，即鄰人日寇在旁邊注視，「早知今日，何必當初？」莫索里尼當有此感歎。這次義大利的參戰，絕沒有人向他挑戰，這絕對是莫索里尼自己躍躍欲試。倘義大利因敗仗而將發生國內政潮之消息果確，則莫索里尼這次在歐戰中投機，真是「偷雞不着賠把米了」。獨裁國家基礎的脆弱，于此亦可見一斑。

本月十六日美國國際新聞社消息，德軍參謀總長季德爾勳希特勒與義大利斷絕關係。消息來自倫敦，是否真有其事，固不可知。國際勢利之局，本是如此，故此消息亦未見其絕對不確。義軍在希臘遭了這樣的敗仗，希特勒還是站在旁邊袖手而觀，還東這位倭奴朋友，並且立即見風轉舵，由他的外相松岡公開發表談話，說明如果德美發生戰事，如果美國不是侵略國，日寇無參戰義務。並且還要聲明一句，世界許多戰爭，根本就無所謂那一方是侵略國。這固然是曲解盟約以討好美國，實際亦是日寇對三國盟約冷淡的表現。黑衫軍再遭幾個敗仗，再有幾個人做俘虜，三國盟約，或者就可壽終正寢了。美國人批評三國盟約是國際強盜的結合，其實強盜這帶幾分俠氣，還講患難之交。像三位盟友這般翻雲覆雨，小人勢利而已矣，不足以列於強盜之林。盟約的簽訂，本來是滑稽。日寇與德義原來是撕毀條約的專家。國際間一切條約公約，在他們眼光中，都是廢紙。那末，他們的三國盟約其又能有效？廢紙堆中添一廢紙而已矣。倘我們旁邊人認三國盟約是個信義有效的結合，那算我們不能認識三位盟友的真面目了！

羅斯福總統於本月十一日致電美英法蘇聯合會大會，讚譽民主政治，電文中說：「目前戰爭之結果，民主政治之價值，已為一般人認識清楚。」此

公認算民主政治的護衛者。每有機會，他必爲民主主義加以宣揚表彰。我以爲民主主義，經過這次大戰，倘得存在，我們應感謝美國的羅斯福，更應感謝義大利的莫索里尼。莫索里尼是法西斯主義的發明人，是個人獨裁的先進。他的獨裁有了將近二十年的歷史。法西斯主義及個人獨裁，果真是奧妙的戲法，這戲法總應推莫索里尼爲世界第一拿手了。這位拿手的戲法在希臘及北非洲如今都漏了底了。如今那被人看破了。如今世人漸漸感覺這戲法，絕對不比民主政治高明。連法國的貝當將軍，也對這套戲法發生了懷疑。沒有莫索里尼，怎能從反面證明民主政治的真價值呢？我想，羅斯福總統的電報亦是有根據而發的。這根據就是德軍近來的一敗再敗。莫索里尼讀此電文不知作何感想，而一班諷刺崇拜法西斯主義者，讀此電文亦不知作何感想。

美國以經濟援助英國一事，日來又有重大發展。英財次近正在美京與美政府談判財政上之救濟，且已正式提出財政援助之請求。羅斯福夫人則主張以現金贈與英國。衆院外交會主席白魯姆也在外委會發表演說，認爲如有必要，將強森法修改。強森法者即限制欠美國債務而未到期償還之各國不得拿美國借款之法。凡上種種皆足表示美政府有意貸款與英，特恐人民或有預言，因故作試探空氣。朋友本有通財之誼，際此中英美三國應通力合作之時，極望美能以鉅款貸英。惟美英俱所不可忘者，即中國也是最需財政援助之一國耳。

希特勒於本月十日又發表了一篇演詞。他列舉了許多數目字，證明現世界土地未按照人口數目而分配。四千六百萬不列顛人，佔了四千萬方公里的領域，而八千五百萬日耳曼人只擁有不到六十萬方公里的領域。因此，他主張以武力均衡世界。此話表面看來，似乎動聽。實際這是國際強盜主義。德國國內的人民，在財產上又果眞人人平均分配了嗎？同是一個德國人，有的財產數百萬數千萬，有的身無立足之地。數百萬及數千萬之富翁，其體力又未見較身無立足之地者爲強。希特勒果肯聽貧而強者，憑其個人勇力，以所

欲爲，而爲平均之分配嗎？爲希特勒之計則不可如此，希特勒立國則可如此，希特勒之說，不攻自破了。我們並非以國際資源分配不均作辯護。當此種不均之現象，除武力外，果絕無其他救濟補救方法？希特勒滅奧，滅波，滅捷克，以後無端進攻比荷挪威等國，其理由又何在？凡此諸國，果皆人口太少而領域太廣耶？「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詞」，是亦倭者而已！

法國維琪政府已將賴伐爾撤職，貝當又宣佈將組織新政府，這容許是法國政治的又一個大轉變。法國這次之向德投降，及貝當之所以出來領導投降，多半本是賴伐爾的把戲。今賴伐爾突被撤職，或者法政府對德政策將有轉變。惟後繼外長爲佛蘭亭初也不是一個可靠人物。在第三共和傾倒之時，拉凡爾，佛蘭亭，與羅納，均爲世人所公認的不祥人物。在過去，佛蘭亭之親德與拉凡爾之親義本有異曲同工之稱。是以貝當發言撤換拉凡爾與外交無關，而佛蘭亭之繼任可以促進德法合作，亦不無可能。怪不得德政府至今尚不願有顯明的表示，而正從事於法政局之注視也。惟貝當雖是老朽而究是愛國者。如能於此刻網羅國內賢材於新設的諸政院，早日放棄無可維持的奴服政策，則值此政府改組之際誠亦是一良好機會也。

泰越之開發生不斷衝突已久。但其形勢至今仍極混沌。法越雖不斷表示願談判，願和平，却也不斷報復，不斷轟炸泰境。法之對泰，在過去本多壓迫行爲，而泰之要求修正邊界亦極正當。我們深望法越能及早以誠意與泰談判，勿向強德執禮甚恭，而對微小之泰國，則又大談主權。但此時泰如謀以武力向越。亦不無落井下石之嫌，與東方的道德觀念不符。日寇對越對泰，俱不懷好意。優越之後，今又煽動越人，成立所謂一僞復興軍一於邊境。不久期內，越境泰境，此類由日寇支持的僞軍或將紛至沓來。既如此，泰越更烏可在此危難之秋，作鴉片之相爭耶？

祥西公路已經完成。這是祥雲至西昌一條六百公里的大道。這也是西南

一戰中，鐵路之修築，則使三省聯成一氣，而西康也與外界通氣。從此滇緬公路的效用更可以增加，而川滇東路的擁擠亦可稍減。國人年來修築建設西南。要西南建設清手之處，首次發展西南外通的線。滇緬公路的

大戰的趨勢

錢端升

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進行的戰爭，無論從那一個侵略國的眼光看起來，均已有了相當的久長。日本侵華始是一九三一，自九一八起，他使不斷的在侵略中。義大利發動侵略始自一九三五年的義亞之戰。自是而後，他也無日不在謀人之國。德國自一九三三年起即作侵略準備。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佔奧後，他的侵略大業更無間斷。自三個月前，三大侵略者締為盟約後，戰爭的範圍更在擴大。究竟戰爭是否即將週於全球，是否將久延不決，誠是我們目前最欲解答而最難解答的問題。

全世界有戰事的地方目前不外下列五者。第一是中國的戰場。在中國各處，中日兩國正在繼續他們的消耗戰。兩軍相接之處沒有一個區域有大规模的戰役，可是也沒有一個區域是完全靜止的。第二是阿爾巴尼亞的戰場。在這裏，義希兩方作戰的部隊各有二十萬人左右，爭奪斯曼之烈遠在上月中旬鄂西之役之上，但戰區則甚小。第三是東北非的戰場。義大利的立比亞與義大利東非，不是與英國屬地接壤，便是為英國屬地所包圍。在接壤之處，無數大小的衝突正在進行中。第四戰場在北歐及地中海的上空。在北歐上空，英德的空軍不斷作大規模的互擊；在地中海及附近上空，英義空軍也有相似的互擊，惟規模較小。第五戰場在海上。在北海，在地中海，甚至在離歐較遠的海洋中，英國與德義的海軍各以其潛艇及其他輔助艦作襲擊對方海軍商輪之用。

我們如仔細探討這五個戰場的戰事，我們深覺沒有一個能在短期內有結束，或產生決定的作用。中日之間的軍力正在漸趨平等。日方原有的優勢已

完全，對德空軍亦必將發生重大功效。我們深望類似的公路一二年內即可若干條，以成功也。

逐漸消滅，欲在中國獲得勝利決無可能。但反過來，中國因工業落後，欲求軍力完全與日方平等，或尚須相當時日。欲圖寇出境，自然更須時日。阿爾巴尼亞之戰，至今為止，勝利本全屬於希臘。但即使希人在阿能獲全勝，能將義軍殲滅或逐出，也不能使義大利喪盡元氣而屈伏。一反過來，如義能反敗為勝，將希征服，亦難控制東地中海甚遠。東北非之戰一度勝利屬義，但今則英較得勢。以英方海空軍的優越，義獲大勝，勝至可以佔據埃及或切斷蘇彝士運河的程度，殆無可能。但在另一方面，英國即獲全勝於東北非，亦未必即能掃除地中海中一切對英的威脅。在義國本部的主力軍（包括陸海空）被擊破，及法國（地中海有海軍，北非有陸軍）能確實表示能守中立以前，則英國對於地中海的控制總是不完全的。英德空戰及英義空戰，就目下形勢觀之，將有長時期的延續。英國的空軍人員雖較少於德，機數更少於德，但其作戰力甚大，故德國決不能取得英海峽及英本部的制空權。此則過去三四月的經驗已有充分的證明。但欲求英之空軍增加到足以有擊破德空軍或取得歐洲大陸制空權的力量，則亦決非短期內之所可能。英空軍在增加，事誠有之；但德空軍亦未嘗不在增加。加澳今日固在努力助增英之空軍，但加澳人口少而工業生產量有限，其所能與英之助力亦難望超過德方的進步。美國人口衆多而工業生產量亦大，如以全力助英，於今後一年或一年半之內，或可使英空軍超過德空軍。但美如不正式參戰，則是否可以全力助英大成問題。加以英德雙方近來之愛惜空軍戰士，避免大規模的空戰與大規模的犧牲，我們深恐英德空軍的勢力將長久不易決一高下。至於第五戰場，即海上的戰場

，更是：易決定勝負的戰場。德義海軍近來雖摧毀英國商船甚多，但英國原有的商船甚多，而補充力亦大。欲將英國商船毀損至不敷用的程度，或者永無其時。反過來，英國的海軍雖遠比德義所有者為強，德義海軍誠不足以應戰，但今日的德義（尤其是德）幾能控制全歐的物資，即使無海運，德國在經濟上亦能支持。此所以在這次歐戰中，優越海軍對英國的價值在消極方面者大而在積極方面者小。在消極方面，英海軍固可保護英國，使不易受侵；但在積極方面，則並不能收封鎖德義之功。

綜上以言，就現有的戰場而言，戰事不能免於持久，在短期內並無決定勝負的可能。欲期於短期內決定勝負，非另闢戰場，必須有新的因素發生。

新戰場誠不易另闢。從德義日三方面言，如能於（一）巴爾幹半島方面，（二）地中海西口方面，或（三）南洋方面，另闢戰場，從而獲勝，則儘有提前獲得全歐勝利的可能。如德義能掩有巴爾幹的全部，連土耳其在內，則德義可以切斷蘇彝士運河，也可以進取伊拉克油田。若然則英本部的原料供給必將大受打擊，而英將難以久持。但德義合攻巴爾幹困難甚多。軍力小則不足以克土耳其。義軍在阿爾巴尼亞之慘敗可為證。軍力大則必須德軍出馬，且須假道保國，但此則非蘇聯之所能許。故巴爾幹的企圖或將隨義軍在阿的慘敗而放棄。地中海西口有直布羅陀海峽。海峽斷後，英本部的一切供給勢須繞道南非，其影響所至或足危及英本部的生存。但欲攻直布羅陀，西班牙的助力決不可少。沒有西班牙的助力，陸軍無法上岸，而單恃空軍則又不免犧牲太大，甚或勞而無功。西班牙的態度至今不明。希特勒雖多方誘致，而佛朗哥迄不為所動。大抵在英海軍消滅或英本部被侵以前，西國為自保計，當不至聯德義以攻英。是則地中海西口又無法成為戰場。至於南洋，日本如能獲取新加坡，則英屬地之在東方者勢必動搖，如印度，如馬來，如澳洲，或將均非英之所有。此其為害，縱無失却蘇彝士或直布羅陀之烈，實亦至大。但欲攻新加坡，海軍之外，攻者更須有優越的空軍。即假定日本海軍足以擔任，英海軍亦不出動，試問日本有何力量以消滅馬尼拉及澳洲之陸

架的精銳飛機？而況英海軍出動的假定實是最不可靠的假定？此所以日本雖久已宣傳南進，而至今未敢發動。

因為已有的戰場不能使德義日速戰速勝，又因為德義日不易有利，新戰場可闢，所以我敢說如無新因素發生，德義日絕少致勝之理。換言之，中英等國亦決無失敗的可能。

但中英等國在目前可闢的有利戰場亦幾能於零。中國缺乏飛機及重兵器。英國則陸軍不敷反攻之用。即敷反攻之用，在德國空軍消滅以前，亦無法出動。

因是，欲求已為持久趨勢的戰爭速戰而速決，非有新因素發生不可。新因素足以影響戰局者固然甚多，但足以左右勝負者，則我以為只有美蘇的參戰。世界列強之未參戰者，除美蘇外，皆無足道。法如參加德義，足以增加英之困難，但不足以變更勝負。西如參加德義，或足以危及直布羅陀，但未必遽能敗英。土耳其如參加德義，也可發生相若的結果。法西土而外，其餘更不足道，但美與蘇聯則不然。如美能即時參戰，則可以統制其國內的工業而努力於飛機的製造，再以其驟增的飛機助英，則半年而後英美的飛機數不難與德義相等；一年而後，不難超過；一年半而後，不難以壓倒的力量消滅德義的空軍；再進一步，則英美的聯合海軍與中英美的聯合陸軍不難向歐洲大陸發展。又如美國參戰而後，英美可以合力封鎖日本，使日本本部陷於經濟上難以支持的狀態。如蘇亦參戰，則其影響或更敏捷。蘇如助德義日，則德義可以取巴爾幹，日無北顧之憂後亦可以全力攻南洋。換言之，蘇如助三國，則英蘇縱不戰亡，亦必危殆萬分。但蘇如助英，則英之勢可以立刻好轉。蘇蘇的聯合空軍足以夾攻德國，而使德空軍初則無法補充，終則歸於烏有。而後，蘇之陸軍可以由東攻德，而英之海軍亦可盡其封鎖之力。若然德義的敗亡便不在遠。在東方，日本將不勝蘇空軍的威脅，而逐漸退縮，於時中國亦可乘機驅寇出境。

但蘇的參戰，在最近數年或十年內，決無可能，蘇聯對德義日英美均

無奇感，而多疑忌。英德義之戰，由蘇聯視之，至今仍為帝國主義間的爭。如果兩方勢均力弱，則蘇聯又何樂而參加？蘇聯當局者最愛國，除愛蘇聯外，其他皆非所愛。故蘇聯參戰的可能絕少假設的根據。

美與蘇聯迥異，對於民主國家及被侵略國家的同情至富，而對於德義日則深惡痛絕。但美人之愛中英仍遠在美人自愛之下。如美國不參戰而中英仍可不失敗，則美將以所謂參戰以外的方法助中英，而拒絕參戰。只有在中英將敗之頃，美或可以全力參戰，以挽狂瀾於未倒。不特美國大多數人民的態度是如此，羅斯福政府的態度也是如此。然所謂參戰以外的方法，無論如何有效，總不及參戰的有效。參戰以外的方法足以助中英支持長期戰爭，而不能助中英速獲勝利。

話又說回來了。足以造成速戰速決的美蘇參戰既少可能，則現在進行中的戰爭將成爲歷久不決的長期戰。本文上面已經說過，中英無不能持久之理。但爲免除一切可能的危機計，我們仍應努力於二事。一爲努力增加經濟支持力，以防萬一；又爲努力打開僵局，仍求早日結束戰爭，以減輕人類的痛苦。

今日的自由主義

這次歐洲大戰，是自由主義的重大難關。法國對德屈膝後，自由主義而戰者，表面上僅是稱霸海上的英國，實則背後還有實力雄厚的美國。保衛自由主義，使其在世界上安全，今後受賜於美國者，實非淺鮮。英美兩國文化，出自同一淵源，其傳統的聯繫，不單在文學，又不單在宗教，而在乎同奉自由主義。以政制言，民治的涵義和運用，在這兩國未必盡同；因爲美國是以平等爲基礎的社會，實行代議式的民治起來，與素重貴族統治的英國，自不免有所歧異。但從立國精神上觀察，英美兩國固有共同之點，就是始終堅信自由主義，以此處世治國，故尊重人格，維護民權，至今猶未變初衷。百餘年來在自由空氣之中，養成了這種可貴的風度，不啻是英美兩國共有的

痛苦。

要增加經濟支持力，建設，節約，與改善政治三者應並重。

要打開僵局，我以爲我們唯有從美國方面着手。美人有助隣的善意，而乏犧牲的苦心。但如戰事過分延長，則勝負究無把握。與其長期助中英而不能把握住勝利，毋寧斷釘鐵鐵以參戰。如果參戰的犧牲不太大，而參戰的結果又可必，則美人自保的心理或亦不難克服。德義日侵略集團的最弱點在日本。日本空軍微弱，陸軍陷於亞陸，尙未易自拔。日本所可自負者僅海軍。但日海軍有野心而無壯志，東鄉時代的進取精神今已蕩焉無存。此時美如以海軍出動，助以英之海軍，對日本作大包圍的姿態，日本不是屈服，便須自撞。及其自撞，而痛擊之，則日海軍必潰。海軍潰，其他武力亦潰。日本潰，則侵略集團氣沮。從而擊義，義必殲滅。日義去後，德亦孤立難存。故美如攻日，則大戰可早日結束而勝利可必。美人對歐事向有爭論，獨對太平洋問題則看法較趨一致。我們能否使美人灼見攻日所能產生的善果，誠是大戰今後演變的關鍵所在。

王贛愚

文化遺產；而其他國家如德，義，俄等，試行民治不成，主因就是欠缺這一點。

自十八世紀以至今日，歐西各國在文化上，不失爲完整不分的整體。繁顯其外形，單純其內容，二百餘年來，由於產業制度的演變，而孕育出來一個基本精神。這即是所謂自由主義。原來歐西自由主義，是當時國際社會的經濟原理。依此原理，任何國，任何人，在廣大的範圍之內，俱得享受充分的經濟自由，於是乎國際障礙漸減，於是乎各國生活亦漸穩定。工業革命的策源地是英國，而近代自由主義就是工業革命的產兒。在當時歐洲，促進貿易自由，保證交通無阻，維持金融流暢，那是英國首爲之倡，其功實不可

「大英平和平」Pax Britannica的實現，固未必是全世界人之利，可在把握。但在此歐西人的心目中，它確足以顯示英國已代盡了傳播文化的責任。兩世紀以來的歐西文化，係以自由主義為其特色，而負此傳播責任者，也就是倡導工業革命的英國。這實在不祇是歷史上偶然的事。

歐西文化所賦予英國的責任，隨着國際情勢的演變，幾乎一天比一天重大。此際英國既有重大責任在身，又遭到空前急迫的外患，究竟將如何渡過這個危機，使自由主義在世界上安全，我們不能不表無限的關懷。當然，過去有功於自由主義者，也不祇是英國；以思想內容論，法國實開這個主義之先河。法國人素尊人格，重權利，崇信理智，倡導民治，予自由主義以理論的根據，其貢獻亦不在於英國之下。然從另一意義上言，英國可算為最先一個國家，能深刻了解自由與威權的交互性，並實際上謀使兩者相劑而不悖。自由主義到了十九世紀，其所以發榮滋長者，無疑地要歸功於英國培育之力。其次，百年來美國又是這個主義之另一試驗場。美國人雖向以拜金主義聞名，然對自由却有相當理想，始終視為政治活動的準繩。就原則上說，他們之促進物質進步，亦足以提高生活水準，卒予個性發展以更大之便利，雖然其社會的畸形現象仍是有待於矯正的。照這樣說來，法，美，美三大民主國家，聯合起來適成自由主義的台柱；表面上，三者雖未必走上同一的路向，但最少也未嘗背道而馳，這是很顯明的。這些民治先進的國家，對「一人」的價值，自始即作同樣估計，並加以同等重視。歐西自由主義的要義，是以「一人」為目的，而不以「一人」為手段，其尊重人格的結果，是堅求發揮個性的充分自由。個人有了相當充分的自由，纔能引發生命內潛的價值，使其同時在世界上與社會調和，以謀共進。自由主義的流弊，雖不一而足，然以視個人極端個性的極端主義，誠不知勝於千萬倍了。

十九世紀以後，歐西所謂自由主義，常與民主政治相提并論，其見諸實

實，其精神方面，則與個人參加立法程序的機會。換句話說，個人之民主社會中，不會劃出自己活動的範圍，樂迷不了國家權力的支配，然國家權力的性質却為他們所決定。民主政治的精神，通常表現於法律的形式及其內容；而法律不能不含着平等的觀念，這種觀念必須深入人心，然後民主氣質始克養成。人能相尊重，互容忍，才配得上談自由，這點是很明白的。對個人自由切實保障，是民主政治成功的要件。就這一點上言，民主政治既不是最自由的社會組織，又不是最容易實行的政制；因為重視威權，抹殺自由，是歷來一般社會的傾向；欲糾正這個傾向，使人重新改變觀點，確是很難保證成功的嘗試。民主政治在兩世紀中，雖有長足的進步，但到如今仍得不到安全，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此。當今的極權主義，過分重視國家，故意排擠個人，顯然是否認民治所必需的條件的。

美國國革命的影響，是近代自由主義的滋長。在美國，因其地廣物博，又因其傳統不深，故危害自由的潛動力，遠不如歐陸之強大；至如歐洲情形則不相同，那裏除英國外，其他大小各國，對法國革命的精神遺產，均不能長久保存，甚至極力摧殘。向自由主義反抗，其方式本不一致；百年前的歐洲，有所謂「神聖同盟」，這是反自由運動之始；而現今法西斯集團出現，不啻是「神聖同盟」的復活，從反自由思想上言，二者並不是兩種運動，而實是一個運動的繼續，一種運動的演變。一八三〇年及一八四八年的兩次革命以還，自由主義在歐洲突飛猛進，它雖然仍免不了傳統勢力阻撓，但隨着兩政制的變革，而逐漸形成社會思想之主流，上次歐戰告終，民主國家獲得了勝利，在巴黎和會席上，各代表處置戰後各項問題，大體上都着眼於民主各國內新興階級的利益，從此大家以為自由主義可以普及於世界。然這循這個主義的範疇，以調整國家與個人的關係，在戰後各國不無很大困難，由於經濟結構的變質，政治技術的發達以及集團意識的重視，在缺乏民主傳統的各國，自由與權力，不能互相調劑，結果國家與個人的對壘，就是一個

政治失序的局面。除英美兩大民主國家外，戰後新興的民主國家，什之八九，皆為這學說所誘惑，而甘心向極權主義屈服，由此而促成當前自由主義的五大危機。

現今自由主義的動向，除共產主義以外，還有法西斯主義。自由主義（主義或納粹主義）這兩種集團主義，儘管目的大相逕庭，但其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則毫無二致。倡共產主義的人，原則上並不否認自由主義的前提，因為他們理想中的社會，就是一個極端平等的社會；不過誇誇實際經驗，欲使共產主義由理論而趨於實踐。似乎非推翻自由主義的一切依據不可。共產主義革命者，本來不著重具體的個人，而著重抽象的階級，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個人的企求和願望是不值重視的。就方法上來作比較，法西斯主義亦與共產主義同出一轍，爲了實現其最後目的，它們抑遏個人自由，無所不用其極，致使國家權力擴大至於極度。共產主義是十九世紀歐洲哲學的對產品，演變到了今日，不但成爲一種政治的策術，而且是發解社會史的一種思想體系；至如法西斯主義，則幾乎純是一個政治策術，並無固定的理論根據。它們雖同爲集團主義，但其所代表的「集團」却不相同；我們明白了「階級」與「民族」兩種觀念，就會親見這兩種主義的實際分野。憑藉極端的階級或民族意識，以激發爭權的慾望，是實行這兩種主義必經的過程，而在這個必經的過程中，個人的地位當然是渺小的。

民主不只是多數政治，其要義是在尊重個人自由，所以在法西斯及共產主義的國家裏，縱然呈着多數政治的現象，亦不足掩蓋其反自由的趨勢，自

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下）

對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我在第一篇文章中（見本刊四卷二十四期），有這樣兩點意見。

（一）民主政治與多黨制度不能分離。民主政治無多黨制度，則不能運

，亦沒有民主是尊重自由的政治制度，其他一切政治制度，尤其是各種各式的獨裁，都是抹殺自由的政治制度。自由是民主的特質，民主承認人有人格，人人有個性，人人倘享受平等機會，對社會必各有貢獻，這是合理的對人態度。獨裁者不然，既否認人有同樣的價值，又反對人有平等的地位，故不惜藉制思想，抑遏個性，造成以人爲工具的政治場合。民主與獨裁的差別，就是在對人態度這一點上；因爲有了這種差別，在政治生活上，遂有不同的目的與方法。由此而觀，民主與獨裁的取捨，不單是政治制度問題，同時也是對人態度問題。

英美是現世民主國家的中堅，自由主義是其共守的政治信條。這兩大國儘管經濟利益不盡相同，但其對自由主義的關注，却是毫無二致的。納粹德國崛起後，歐局日趨險惡，早使美國人備自危，因此，羅斯福總統當執政之始，就重新考慮自由主義在現勢下的安全問題。其實，美國從這次歐戰中，更進一步認識大英帝國存在的重要。英國勢力遍布全球，到處傳播文化的種子，而自由主義的精神，每隨着英語的普及，和商業方法的推廣，竟不待美國的慘淡經營，而在各處生根發芽了。其次，民主過去在國際上的地位，大半是建築在英國海權上面的；基於這個認識，美國也不得不傾全力以助英，建立自由主義的堅固屏障，然後使極權主義者有所戒懼。綜括說來，英國此次抗德之戰，是歐西自由主義安危之所繫，而就立國原理上言，美國與英站在同一條線上，勢難熟視無睹。威爾遜總統一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一的理想，美國人是不能忘記的。

羅隆基

用；多黨制度，非民主政治，則不能存在，而錢端升先生所謂的一黨制度與民主不悖，在理論上似有內在的矛盾，在實際政治上恐又不能做得通。（二）從國際局勢的趨向上觀察，則歐戰中倘英美勝利，則民主政

治基礎必更鞏固。英美勝利之後，絕不至放棄民主政治，果爾，則英美絕對不至辦多黨制度。

如今我要站在本國的立場，來討論這個問題。錢先生在「一黨與多黨」那篇文章裏，有這樣幾句話：「如捨世界的趨勢不論，而單論我國的需要，則一黨制更有其客觀的必要。」（見四卷十六期）錢先生的「一黨制更有其客觀之必要，是根本認多黨制在中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相宜的。』所謂『不可能』者，因『要實行多黨制，第一先得有一個以上的政黨。事實上，民國成立二十九年，中國只有過兩個黨——國民黨共產黨。其餘的黨均不稱黨。』」往下，錢先生又說一段青年黨及國社黨前途無發展希望的話。他說：「今之青年黨國社黨，論其主張，均不出三民主義的範圍，論其組織與黨衆，則又皆狹小而不健全之至。……如以原有的國家主義及溫和的社會主義爲號召，則又何以自別於三民主義？如果主義相同，則又何必另樹一幟？中國此時財力，辦好一黨，尙且不易，又何必此黨彼派，徒增紛擾。」

錢先生這段文字，很坦白，很開誠，其批評青年黨國社黨之處，亦非全係偏見，最少，我個人承認此係相當依據事實之談。然而這一切一切，亦不能使錢先生所持「多黨制度在中國爲不可能」的見解，自圓其說。錢先生之意，「要行多黨制度第一先得有一個以上的黨。」同時，錢先生又依據事實，指出現在中國有四個黨——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及國社黨。姑承認錢先生之說，青年黨國社黨，黨而「不稱黨」，然共產黨錢先生已認爲是黨而修於稱黨。國民黨與共產黨既是兩黨，中豈不是有了一個以上的黨嗎？多黨云云，原來兩黨即合此義。英美爲多黨制國家，嚴格說來，英美即是兩黨互爲進退的政治。美國政黨歷史，黨而修於稱黨者，民主共和兩黨而已。歷史上固有其他小黨，時起時落，然類多隨生隨滅。美國目前亦有社會黨共產黨存在，其不足與兩大黨抗衡，又何以異於中國之青年及國家社會黨？兩大黨互爲進退，既是美國之多黨制度，更爲兩黨政治。而一班人讚仰英國之政黨政治者，正惟其兩大黨互爲進退。英國之政黨

歷史，最明顯地托立憲法與輝格黨的對立，其後別有保守黨與自由黨的抗衡。勞工黨的產生乃十九世紀末年之事，勞工黨修稱爲黨，則爲一九零六年以後之事。第一次歐戰期間，路易喬治上台組閣，自由黨分裂，而勞工黨之黨衆與輝格黨合併，實際上勞工黨已取自由之地位而代之。故二十年來，英國依然維持一黨的政治。英國歷史，過去亦有愛爾蘭等小黨，今日依然有共產黨，法蘭西等黨，其不足以與保守勞工兩大政黨抗衡，又何以異於中國之青年與國社黨。青年黨國社黨互爲進退，即是英國之多黨政治。錢先生既已承認中國有兩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此即自認中國「有一個以上的黨」，依然謂中國多黨制度爲不可能者，似不甚妥。

錢先生文章中，對共產黨另有批評，認共產黨在今日中國不宜當權，此係另一問題，此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我個人的見解，認多黨制度，與什麼政黨適宜於當權，應完全分開討論。多黨云云，乃國家容納數政黨並立並存，而此多數政黨，在法律上處平等之一位。英美多黨政治，即係如此。英國今日當權在位之保守黨，不利用其權力與地位，干涉在野黨法律以一切行動。美國今日當權在位之民主黨，亦不利用其權力與地位，干涉在野黨法律以內之一切行動。至於各黨之間，那一黨宜於當權，那一黨應在野黨，此則訴諸全國國民，決諸投票選舉。此即所謂多黨制度。英美是也。至於一黨制度，則國家唯有當權者獨存僅有之黨。在法律上黨外不許有黨。任何人如欲黨外組黨，則爲違法干紀，則爲大逆不道。此則德蘇是也。我甚明白，錢先生所謂的一黨，絕對不是德蘇這一套。他的理想是一個重視民權，尊重人民尊嚴之政黨，當權在位。然問題癥結却在，此當權在位之黨，容忍他黨並存否？倘不容許他黨並存並立，則民權何在？國民之尊嚴何從尊重？其又何以異於德蘇之一黨政治？倘容許黨外之黨，同存並立，則黨外有黨，黨外有黨，則無論何黨當權在位，已非一黨之實。此已爲多黨制度，而非一黨制度。

錢先生認多黨制在中國爲不可能，另一理由，即其他政黨之主義，不出

三民主義之範圍，似此，又何必「另提一轍」？此則錢先生專重理論，不注重事實了。打開天窗說亮話，人類的實際政治，主義的成分，蓋又佔了多少？試問的共和民主黨，試問，主義上又有什麼不同之點？英國的保守與自由黨，試問，主義上又有什麼不同之點？至於歐戰前的法國，國會內數十政黨林立。除極右的與極左的政黨，主義稍有不同外，其他若民主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等等，則不但主義無異，政策無異，所黨招牌亦幾乎無異了。一大串政黨名目，弄得我們教政治學的人，頭昏眼花，彼又何苦來？我這裏並非主張中國政黨應抄襲英美法。然而人性相近，人類的實際政治到處皆然。錢先生所云，理固然也。實際政治上人人各歸其黨，各歸其派，性使然也。同時，主義儘可大同小異，而政策却可小同大異。實際政治，政策之成分，又遠較主義爲重。政策更無絕對是非優劣的標準。見仁見智，這正是黨派的分野。這又是民主與獨裁的分野。民主則尊重個性，尊重尊嚴，自然容忍他人的「見仁見智」，其結果容忍黨外之黨。獨裁則國家唯一「仁」，此即領袖之「仁」，國家唯一「智」，此即領袖之「智」，國家之民，只許學仁學習，不許見仁見智。其結果自然不許黨外有黨。凡主義上大同小異，即不應此黨彼派，即應合爲一黨而成一黨制，理想儘可如此，實際政治絕不如此。這是錢先生不可忽略之點。今日中國實際政治上已有了一个以上的黨。而這些政黨，我不想他們會自動解散，我更不相信在滿誠團結的今日，當權在位的國民黨會有任何舉動強制在野黨解散，那麼，多黨是個體一般的事實，怎樣還能說「中國不能有一個以上的黨」，怎樣還能說多黨制在中國爲不可能呢？

這一步，對青年黨國社黨這些小黨够不够稱黨，我亦願簡單說幾句話。衡諸民主國之先例，若英美法各國之黨，只要有黨綱（不一定標榜一個新奇的主義），有機構，（不一定全國佈滿組織網，而且有秘密偵探一類的特務隊），只要有信徒（國會中佔若干議席，不一定號稱十萬百萬黨徒，並且

不一定有武裝軍隊同志），就够稱黨，那末，我們就不該說青年黨國社黨是黨而不够稱黨。我在上篇文章裏，已經說過，英國初起的黨，若輝格黨托立黨等，只是茶樓咖啡館中的朋友結合，重秘密組織，重廣招徒衆，這樣的黨是晚近的事。至於有軍隊於特務的黨，那是以革命爲手段的黨，嚴格說來，這已不是民主政治下的黨了。蘇聯的共產黨，德國的國社黨，義國的法西斯黨，那是以革命起家的，並且國即是黨，黨即是國，我們似不應以那些黨做衡黨政黨的標準。同時，我們亦的確不應抹煞當前中國實際政治的環境。國民黨的經費如今是國家發給。共產黨亦有他的「特區」，以爲黨費的來源。在這種特殊環境之下，則青年國社兩黨，黨之不够稱黨，豈偶然哉。我認爲這畢竟是暫時的現象，中國將來走上民主的正軌，各黨將來享受國家法律上的平等待遇，則黨的形勢必非如此。在這種特殊環境之下，認青年國社兩黨爲黨而不够稱黨，似欠平允。

到這裏，我要談到多黨制在中國目前宜與不宜的問題了。錢先生認定「在今日及今後若干年甚至若干十年的中國，比較有完成抗建工作的可能者，只有國民黨及共產黨」。國共兩黨比較之下，國民黨有蔣先生做領袖，「其領袖地位爲其他任何人所望塵莫及」，故錢先生認國民黨當國最宜。我以爲錢先生這話很公平，很與事實相符。我認爲不止一般國民承認這事實，即其他各派亦承認這個事實。我個人的觀察，一切黨派今日都認定在今日中國，國民黨當權在位最適宜，不止如此，並希望國民黨，蔣先生領導的國民黨，在抗建工作上，有完滿的成功。我以爲今日的各黨各派，今日不止不應存絲毫奪取國民黨政權的野心，並且應竭誠贊助蔣先生的成功。國民黨在今日宜於當權，絕無問題。不過國民黨宜於當權，與國民黨宜乎爲中國獨存僅存之一黨，實應分別而論。那一黨宜於當權，與國家宜於一黨制或多黨制，不是一件事。問題宜分別討論。舉個實例來說，這次美國大選，民主黨與共和黨，那一黨宜於當權成了個大問題。民主黨有羅斯福。在今日國際局面之下，美國爲應付國際環境計，自以羅斯福繼任總統爲宜。羅斯福的當選，雖然是

打破百餘年來憲法的成例，然而爲事實所要求，美國二千多萬選民毅然決然打破成例，選舉羅斯福。然羅斯福的當選，民主黨的再度當國，固然是「宜」，但這並不是說因此「宜」，即證明美國宜於一黨制。這並不是因此「宜」即證明美國共和黨社會黨等不宜於存在。羅斯福的第三屆當選，與美國的多黨制並不衝突矛盾。倘美國民主黨根據羅斯福宜於做第三屆總統，即認定美國只能有獨存僅存之一黨，只能採取一黨制，而其在野黨即應解散，我敢担保美國的實際政治選舉發生嚴重的變亂。那一黨宜於繼續當權若干年，與國家宜於一黨制，的確是兩件事，的確應分別討論。

在第一篇文章裏，我已聲明，我絕不爲一黨制與多黨制優劣利弊之爭。我所以喋喋不休者，並非我溺愛多黨制而鄙薄一黨制。古人有句話，「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故不殫瑣瑣，力爲陳說，談到中國目前的實際政治，有一點我們絕對不容忽略，即中國事實上已有了多黨制。國民黨以外，還有共產黨，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其他已成立的黨及正在醞釀而將成立的黨且不在內。國家果實行一黨制，只能有獨存僅存的一黨，對事實上已有之其他各黨，將何以處置，這是問題的癥結。這是絕對不容忽略的一點。這些黨，黨而終於稱黨否，另是問題。這些黨，黨而宜於今日當權否另是問題。他們已經建黨了，他們有他們的黨綱，黨名，黨組織，黨徒衆，及黨歷史。共產黨並且有他的嚴密的組織，有他的黨軍隊。國家果採用一黨，對這些已有之黨何以處置？

對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平心靜氣，開誠佈公來討論。這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諱疾忌言，這不是我們談國事者正當合理的態度。一切小黨，所謂黨的「不夠稱黨」者，儘管「不夠稱黨」，但他們依然是黨。他們絕對不至自動解散，自動解散。在他們，認爲這是他們對國家的忠誠，對政治的責任。對這些小黨，加以相當壓力，那末，他們勢逼處此，他們既無黨軍，又無黨報，他們或者暫時隱匿蹤跡。不過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服也。一黨制必從公開活動的黨而後爲秘密活動的黨。非請試討論其利弊與否。

今日，這絕非國家之禍。對共產黨這問題則更應審慎考慮。以往國民黨共產黨兩黨間有些許誤解，有些許磨擦，那是事實。依我個人看來，這依然無礙宏旨。一方面有蔣先生領導全國，精誠團結，一方面共產黨之各負責人亦爲深識大圖，忠誠抗戰之人，必能共體國難，相親相愛。在任何國家，我都認爲以武力解決內政問題，絕非國家之福。因黨爭而釀成內戰，在中國當前環境之下，此不止非國家之福，且爲不可想像之危險。我知我們國家不至遭此厄運。今日有蔣先生領導於上，國家亦絕不至遭此厄運。然而爲抗戰勝利計，爲建國成功計，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國人應應平心靜氣，推誠相與，求一勞永逸的妥善合理的解決方案。

在我個人看來，一黨制，絕非妥善合理的解決方案。爲國民黨計，國民黨絕不至於採用一黨制。因爲孫先生三民主義中三大原則之一是民權，而建國目的之一是實施憲政。一黨制是暫時過渡，多黨共襄憲政是永局。果然如此，則國民黨應希望國家有健全的其他政黨發生。中國目前固非國民黨一黨不可，國民黨今日固亦當仁不讓，不願放棄此責任。我不相信，國民黨中有任何黨員存「國家政權是一黨子孫萬世之業」之念。抗戰勝利，建國成功之日，國民黨建設之憲政既有軌道可尋，則國民黨自然亦希望有健全的與黨，相互制衡。果爾，則今日國民不但無推他黨的必要，亦且有推他黨之必要。不然則中國的眞民主又何從實現。

只要一個大原則確定，國家將來的政制是三民主義而不是一黨制。一黨制而不是一黨制度，則目前中國的政黨問題，實容易解決。多黨制自有其黨制度的正軌。英美這些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自然大可供我們的參考。於此，民主國家的政黨政治，有這幾點值得注意：

(一) 政黨爭取政權的工具是民意，具體的方法是投票選舉，而不是武力，不是軍隊。軍隊應聽命國家。軍隊應聽命國家。政黨不得養黨軍。(軍人的信仰自由未被剝奪，軍人應當依自有自由，但不得利用軍隊以爲黨的政治宣傳。

(二) 政黨是依據政綱政策，爭取政權，主持國政，却不是集合徒衆，把持地方政治，分裂國家行政。因此，在朝在野政黨，其出處進退，都應遵守政黨競爭政權之規律，猶如比賽運動之應尊重體育比賽場上之紀律。

(三) 政黨是主義，政綱，政策相同者之共同結合，則政黨之費用應是黨員發給，而不是黨費黨員。更不能國家發給。(當兩國民黨在訓政時期，可算例外)。因此，國家中央及地方之財政收入，應為公家之政費，而不能移充黨費。

(四) 一切政黨在國家法律上應享平等之待遇。黨的地位固平等，而公民之一切權利及義務，更不得因黨員關係而受任何歧視。例如公務員超黨，其任用與罷免不受政黨之影響等。

我提出上面這幾點供參考，因為依我個人看來，過去黨與黨間許多誤解與磨擦，就因為這四點未能得到各方重視。不重視這四點的責任究應歸於那一方或那一個人，老實說，不必追究，亦無從追究。愈追究，則治絲愈繁，關係愈複雜，關鍵愈微妙。國家當前的環境是不容許我們追究。依我個人的見解，還是以「既往不咎」四個大字來解決過去的問題，而一切從頭做起。我的「從頭做起」，我很誠懇的說，完全是將就事實，我以為國家在這個環境中。國人應抱定一個大宗旨：什麼都可以犧牲，只有「精誠團結」四字不能犧牲。國人能「精誠團結」，今後國家什麼都有辦法，有出路。假使不能精誠團結，或是團結而不精誠，則國家前途歸於盡，任何黨派都不能存在，更談不到黨的獨存僅存了。

假使確定了多黨制度這個大原則，則國民應付其他在野各黨方針，依我個人看來，亦簡單了許多。國家採行多黨制，國民黨容忍其他各黨存在，這不是無條件，即容忍民主政治下以和平方式求發展，以和平方式為將來爭取政權工具的政黨，而不是蓄養武力，培養革命力量的政黨。任何國的政府，不能容許武力革命的政黨。在野政黨，愈重政府威嚴，服從政府命令，這是他的責任。同時，當權位的黨，亦應該愈重其他政黨的尊嚴，更應該容許其

他政黨生存的機會。所謂的條件，換句話說，是雙方對等而互惠的，這纔算大公無私，這纔算天下為公。假使大家都能遵守「天下為公」這句話，那末，當權在位的黨認為當權是責任，是義務，這不是權利，當然用不着為永久保持政權的準備了。假使大家都能「天下為公」，那末，在野的黨，他們能恐一旦上台不能担負這責任，不能完成這義務，應懷懼危懼這責任與義務到了他們的肩上。他們亦不必購械，對取得政權急不暇待了。我的看法，假使確定了中國將來是民主，並且是多黨制度的民主。那末，在野與在朝黨今日許多行動，都可改進。彼此間可以去掉許多誤解與猜疑；彼此間可以省掉許多精力時間來從事抗建的工作。在我個人看來，蔣先生為全國一致擁護的領袖，國民黨為全國一致公認目前宜於當權的政黨，宜於當權若干年，甚至若干年的政黨，絕無問題。如此，則國民黨的同志，儘可全副精力從事抗建工作，而把發展黨務及對付黨的工作放在次要。其他政黨，他們生存的機會有了保障，則只要中國不亡，亦自有上台担負責任與義務之一日。「留得青山在，不怕無柴燒」，就是這個意義，因此，亦可以省出黨爭上勾心鬥角的精神時間來做抗建的工作。以往許多誤解與磨擦，生於不能互信，一方面疑其他方面之欲取而代之，另一方面則愛懼其他方面之不容許其生存，彼此相猜相疑，因以造成中國目前的嚴重政黨問題。

在我個人看來，多黨制與國民黨亦有利而無害，國民黨的主義是民主。孫先生建國的目的是憲政。蔣先生的信仰亦是民主，亦是憲政。所以實行多黨制，與國民黨一貫思想絕無絲毫矛盾不合之處。同時，多黨互相監督，互相競爭之下，只有使黨風紀嚴整，精神振作。錢端升先生亦有「我們也並不以過去國民黨的專政為滿意，國民黨多年來本身有缺陷」的話。他亦主張國民黨「須改變作風」。錢先生站在黨員的地位，肯說這樣的話，這的確是開明忠實的真誠黨員，這的確可以令黨外人敬佩。但我相信獨存的一黨制，黨外其他黨與之競爭比較，一黨永遠獨享政權，則黨的精神更趨萎縮，黨的份子更容易腐化，人要與朋友絕交，黨亦如是。這正是英美多黨政治的

與此，我又想到魏氏的一黨制了。魏氏一黨制比較晚，魏氏當朝氣是。義大利這次在希臘的戰爭，則一黨制之魏氏完全發達了。法西斯黨執政較早，而今年將近二十年的歷史，精神較弊，黨風頹敗，乃必然之勢。我知道，魏氏的理想，並不是魏氏式的一黨獨裁，而是民主多黨制與一黨獨裁二者之中的中庸之道。但我們不要忘記，即在多黨制的國家，某一黨執政若干年，若干十年，則必有魏氏之趨勢，國民黨亦生魏氏之心理，一黨制度之下，一黨永久當政，這種勢更不能免。而魏氏理想中的中庸之道，在我看來，恐亦止於理想而已，不容易尋到實際方案。

對這個問題，我想說的話似乎尚多。然而我篇幅所限，要結束這篇文章了。我重複聲明一點，我相信魏氏是中國目前實際政治上一個比較嚴重的

從語言的習慣論通俗化

我們常聽見一句諺語：「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二字有時變為「蘇州」，有時變為別的地方。其實，這話只說出了一半的真理。假使有這麼一天，廣東話被封為官話，我們也會聽見人家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北方人學官話」。官話之所以難學，是因為學官話的人從前沒有這種習慣。廣東人或蘇州人之所以特別容易學會官話，是因為他們的語言習慣與北方的語言習慣相差特別遠的緣故。

這個道理非常易懂，只可惜人們不很會由此類推。事實上，從地域的殊異，我們很可以推想到社會的殊異：南北的語言固然不同，農夫工人的語言與智識份子的語言又何嘗相同？在北平住了十年的學生，往往自以為會說北平話；其實他們所會說的只是智識份子的話，農夫工人的話他們未必完全會說，因為他們不會養成農夫工人的語言習慣。這種語言習慣的殊異乃是社會的殊異生出來的。

說起來很有趣：一個南方人到北方來，總會摹仿北方話，以求表達自己

問題，假使中國已經有了一個以上的黨。黨之「變否稱黨」是爭論，黨之已經否稱是事實。假使採用一黨制，姑無論此種存儲在之黨有如何中庸之道以執政，只要不容忍他黨存在，即牽及他黨的生存問題，牽及他黨生存問題，則中國的政黨問題愈嚴重，愈複雜，愈難解決，然而中國當前的環境是不容許發生黨爭的，更不容許因黨爭而發生內戰的。為承認事實，將就事實起見，多黨制或者比較妥善。我的見解或者誤了，然而這是我的見解。我與錢先生在這問題上見解大有出入，我相信把這見解忠實地寫出來，以資商榷，必能得到錢先生的指正，同時亦可使社會關心這問題者的公啟。

王了一

的意思；然而一個大學教授或大學生對一個農夫或工人說話，却從來不會想到要摹仿他們的話，以求獲得他們的徹底了解。這是很大的錯誤，然而犯這種錯誤的人真不少。

五年前盛極一時的「大眾語」運動，以及近來頗有人提倡的「通俗化」運動，似乎是開始感覺這種錯誤而力求補救了。然而一般提倡的人往往又犯了另一種毛病，就是輕視語言的習慣及其社會性。他們誤以為「大眾」的語言是智識份子所優為的。原先只是不屑為，而不是不能為；現在既然甘心「大眾化」或「通俗化」，就毫無問題。假使真是這樣設想，就等於把智識份子看成萬能，以為農夫工人要學我們的話是想吃天鵝肉，而我們要學農夫工人的話是「俯拾即是」，毫不費事。這未免與事實相距太遠了。

我們也承認智識份子學「大眾」的話容易些，因為有智識的人也會經過沒有智識的童年時代。他們也會聽慣了洋車夫老媽子的言談，不至於像洋車夫老媽子聽大學功課那樣覺得高不可攀。然而聽懂是一件事，使他們懂又是

一件事；把吃飯睡覺的話和他們談話一件事，向他們陳述一篇大道理又是一件事。我們自以為說得很淺，在他們聽起來却很深。我們自以為已經極力摹仿他們的談話方式，然而我們的話仍舊不像他們的話。這因為我們自從讀書十年之後，許多書本上的話句已經變進了我們的習慣裏。要恢復童年的「大衆語」是很不容易的了。這也可以拿官話的學習來做譬喻：一個上海人在北平住了十年之後，重返故鄉，對故鄉的父老仍舊滿口藍青官話。起初大家以為他是搗架子，後來纔曉得他已經把官話與家鄉話雜糅，官話固不滿六十分，家鄉話也變爲不及格了。由此我們可以明白：智識份子說話之所以不能通俗化，是因為他們失掉通俗的語言習慣，而不是故意搗架子。

寫起文章來，比說話更困難了。一枝筆在手，一枝香煙在嘴，我們還有修飾字句的餘暇。修飾字句，不一定爲的是漂亮，大多數的時候爲的是明確。越是明確，越與口語發生更遠的距離。我們日常談話是想着就說，別人聽不懂可以改變一個方式再說；寫文章却不能如此，我們必須預防別人看不懂或誤會，於是不能不求其明確。然而我們須知，要使筆下明確，同時又不違反口語的習慣，這是最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固然，社會的語言習慣沒有明顯的界限，智識份子的語言往往被僕人車夫摹仿，僕人車夫的語言也往往傳染及於智識份子，彼此略得調和。然而這種調和的力量很小，因爲知識界與非智識界都時時創造新語，二者之間永遠保存着若干距離。況且除了辭彙不同之外，還有語法與表現方式的殊異，更是無法調和的。

這裏所謂無法調和，並沒有絲毫輕視非智識界的語言的意思。依現代語言學的看法，口語比文言更值得重視，大衆的語言比少數智識份子的語言更值得重視。正因爲重視大衆的語言，纔會把「俗語」看做聖賢的經典一般，認爲值得我們費最大的精力去研究。

現在有一種矛盾的現象，就是多數提倡通俗化的人，自己寫起文章來往往不能通俗；倒是某一些小報的文字較能通俗，然而他們却不會提倡這

個。說句笑話，通俗化用不着提倡，只要找一個文理粗通的工人或農夫來，由我們授意給他，讓他自由地寫下來，就是一篇很好的通俗文字。有一次，我看見清華大學校工所編的刊物，覺得他們的文字真可以做一般提倡通俗化的人的「文範」。因爲他們是寫自己的話，所以容易寫得合適。我們寫他們的話，乃是矯揉造作，吃力不討好。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話也是「高不可攀」，因爲我們的語言習慣與他們的相差太遠了。至於南方的智識份子用北方話去寫通俗文，自然加上方言習慣上的障礙，更是不能勝任了。

除了語言之外，還有思想的問題。智識界的思想方式，往往與大衆不同，難怪他們的話大衆看不懂。再加上了歐化的語句與歐化的思想，更與大衆相隔萬里。現在有一班青年，如果與他們不寫歐化的句子，或不用歐化的思想方式，就寫不出文章來。當他們發憤要寫「大衆語」或「通俗文」的時候，也仍舊是這一套，因爲他們被西洋語言或本國歐化文字所潛移默化，竟忘了中國語言的本來面目。由此看來，要達到通俗化的目的，必須先學會了純粹的中國話，完全運用中國的思想方式。這是與大衆接近的第一步。如果連這第一步也做不到，通俗化就變了紙上談兵。

我在某一次的演講裏說過，大衆語乃是一種藝術。智識份子在寫通俗文的時候，必須將身跳出自己的圈子之外，設身處地，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目不識丁或粗通文理的勞動者。這樣寫通俗文，該比寫普通的文章吃力十倍，然而好不好的還要看你的藝術呢！在北平住了廿年的一個上海人，能說藍青官話不足爲奇；如果他回到上海，仍能說得一口純粹的上海話，不雜北平的色彩，這纔算是真本領。智識界的文章好比北平話。通俗文好比上海話，社會的殊異與地域的殊異一樣地是語言的障礙，我們不要輕視這種障礙，纔能達到我們的目的。

從另一方面看來，通俗文又是一種科學。「俗語」也是語言之一種，值得我們研究。我們對於方言固然應該調查，對於一般民衆的語言也一樣地應該調查。要寫通俗文，必須先知道什麼是「俗語」。我們可以定下一個標準

不幹手的字所說的話總比俗語，按照他們的語寫下來的文章總是通俗文，這種的通俗文，只要你教他們認識了字，他們馬上就看得懂。所以要寫通俗文必須先從調查俗語下手。

調查的對象是他們的辭彙，語法，及表現方式。那怕是歐化的辭彙，只

● 紀磨血老人胡子靖先生

沈家球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兩句名詩，可為最近逝世的胡子靖先生寫照。

先生生於湖南湘潭。少時，感清廷的腐敗，民智的低落，想早挽救垂危的祖國，非從教育入手不可，於是東渡日本，研究教育，深慕日本慶應大學創辦者福澤諭吉的為人，毅然以祖國的福澤諭吉自命，歸國後，和龍視仙譚組庵先生於光緒癸卯年在湖南長沙創辦實業學堂和正經學堂，在當時閉塞的湖南，創設新式學校，尙屬首舉，先生生長名門，在封建的氣氛中，不願他人的嘲笑，親自勸募學校的經費，一般有錢的人，聽說先生來了，或者故意留難，或者早就規避，稱先生爲「胡九叫化」。並且一人生大不幸，碰了胡子靖一的俗語，傳遍了整個的湖南，可想見先生辦學的苦衷，但先生不顧一切，學生和艱苦的環境奮鬥，堅忍不拔的精神，使後生輩感到萬分的振奮，後來學校得龍譚二先生的捐助，改正經學校的名稱爲明德中學，校址設在長沙城北花園，並聘請張溥泉，周道映，和黃克強諸先生擔任教帥，黃張諸先生於授課之外，暗中從事革命的活動，學校成爲革命運動的機關，外間的謠言，起，清廷正搜捕殺戮革命黨人，對於先生所辦的學校猜忌特甚，先生在負責校務之外，還要照顧黃周諸先生的安全，後來湘撫派兵包圍搜捕學校，先生設法使黃先生脫離險境，當時環境的惡劣，學校幾告停辦。幸賴龍譚二先生都是湘中望族，暗中幫助，學校方得轉危爲安，民國成立，學校得政府資助，經費稍形充裕，先後在北平漢口成立明德大學，當時大學的銀行科很

要它已經深入民間，就算是通俗了；那怕是道地的中國語句，如果只流行於士大夫的口裏或筆下，也不能認爲通俗。到了那時期，我們才能寫出一篇像樣的通俗文。在未經過切實的調查以前，大家只能各遵自己的本領，去實現通俗化的藝術。

有成績，今日服務於銀行界的，不乏當時的校友，後來內戰四起，政局變動無常，學校經費也跟着發生困難，不得已，停辦大學，先生以學生精力，從事經營中學，迄學校稍具規模，先生將學校重務，委託可靠的朋友，自己專事在外奔走；募捐學校基金。所得的款項，先後建設了寢室和樂誠堂，回憶先生六十歲時，白髮蒼蒼，爲了籌劃禮堂和體育館的經費，在雨雪紛飛的嚴冬，從長沙到首都，艱苦備嘗；但先生精神矍鑠，毫無一點不悅的顏色。今日經過長沙的人，看了先生所經營的成績，無不感動於中吧。

先生辦學，恆以身作則，對於教師的聘請，更是考慮周詳，像張溥泉，黃克強，周道映，蘇曼殊，吳芳吉，劉宏度諸先生，不遠千里，來校講學。當時明德中學，遂成爲湘省人才薈萃的地方。先生嘗對克強先生說：「你革命須要流血，我辦學校須要磨血，流血險而易，磨血難而難」。先生遂以「磨血」自命。回憶先生四十年來的成績，一點一滴都是磨血得來的。先生在外的募得的款項，絕對不私藏一文，並且常從家中拿出錢來，以彌補不足。可見先生律己的嚴了。先生對待學生，如親生子女，共同艱苦，共同飲食，晚間親自巡視寢室，學生有貧窮的或不能升學的，先生常常資助他們，所以沒有一個學生不敬畏先生的。當共產黨攻陷長沙，先生以校務不能脫避，一般友好，都以爲先生以身殉學，譚組庵先生並爲文以弔先生，後來長沙克復，先生却安然無恙，可見先生感人的深刻。先生平居常用「臨之以莊，一毫不苟」二語，教誨子弟。「堅苦真誠」的校訓，也是先生經過慎重考慮得來的。

在圖書館中，掛着一副「不可書自書，我自我；當思言顧行，行願言」的對聯。先生自己的書齋中，座右置着「忍耐力，希望心」的箴言。這些都不是空話，先生本身久已實踐躬行着的。

先生平生以教育為天職，絕對不願做官和捲入黨爭的漩渦。抗戰軍起，全國精神團結，政府以先生為教育老前輩。爲着促進團結起見，堅請先生出席參政會議。先生以在野之身，感到責任的重大，始欣然應允。以七十高齡，在寇機鎮日威脅之下，按時出席會議，這種負責的精神，是值得後人效法的。

先生彌留前一月，已入昏迷狀態，猶時時以學校爲念。將沒有完成的志願，囑咐各子弟。念先生畢生從事教育，蕪瘁國家，今日強寇壓境，先生不能親見看到中原恢復，總當有所遺憾，先生雖然死了，先生所遺留的成績，將永遠照耀在人間。先生所未竟的志願，自然有成千的弟子繼續完成。但是我們在做人求知方面，却失去了一個强有力的導師。這種損失是無可彌補的。日後我們回到劫後的長沙，從碎瓦頹垣中，穿過蕭條冷靜的小巷。也許我們仍可看到那莊嚴的樂毅堂，兀立在城北的一角。先生所親自栽種的楊柳，仍舊在臨風起舞。然而在翠綠的池邊，幽靜的石道……却不能再見到那慈祥和藹的老人，我們祇有憑着舊日的記憶，去追求着幻想於舊日的一切吧。

本期撰者

羅隆基先生的文章是繼本刊上一期他所寫的一篇文章。

胡子靖先生於月前逝世。本期紀先生之文係由曾在明德學校畢業，今在西南聯大肄業的沈家球先生所投登的。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九〇七號

雲南圖書審查委員會登記證警字第三三一號

本刊啓事一

本刊第四卷已滿二十五期。第五卷準明年一月十三日出版。

本刊啓事二

邇來交通不便，郵局停寄印刷郵包，以致本刊在外埠之銷售，大受限制。愛讀本刊諸君，請逕向昆明今日評論社直接訂閱，較可敏捷便利。

本刊啓事三

本刊爲優待學生起見，自下卷起，凡各校學生直接向昆明今日評論社訂閱本刊者，僅收半價，即半年收費二元，全年收費四元。此項優待，零售者或向代銷處訂閱者，不得援用。

今日評論 每星期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今日評論社

昆明圓通街六十七號

印刷者 中央日報社

昆明華山南路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四十七號

分售 全國各書局

價目

零售二角 訂閱全年八元 半年四元（香港以港幣計算）
國外訂閱全年美金五元（或折成美金五元）



天丹書會圖卷之二